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章新解

马 昕 董洪利

摘要：本文将历代学者对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一章的解释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，进而提出新的看法：“狂简”、“斐然成章”、“裁之”等词皆当做重新训释，“斐然成章”一句之上下句归属亦当重新斟酌。这一新解使我们对于冉求任季氏宰一事的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关键词：论语；吾党之小子狂简；斐然成章

中图分类号：B222.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6-0046-06

一、前人旧解评析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在陈，曰：‘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《公冶长》篇多为孔子品评人物之语，此章则专论“吾党之小子”，亦不例外。

前人于此章之争论多集于一点，即“不知所以裁之”之主语，究为孔子本人抑或“吾党之小子”。由于此句主语省略，遂有如此歧义。一说以为：因说话人乃孔子，故当为孔子“不知所以裁之”。孔子称许“吾党之小子”狂简而又斐然成章，不需其教化陶冶亦能修身克己，卓然成才，是为赞赏之词。另一说以为：应紧承前句主语，乃“吾党之小子”“不知所以裁之”，其固狂简而又斐然成章，却不知以礼节之，如此则为孔子训诫之语。主语不同，此章所体现出来的孔子对“吾党之小子”的态度亦迥然不同。

其实，此二说均有据可凭。前说的依据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

冉求将行。孔子曰：“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曰：“归乎！归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”

其中引《论语》为“吾不知所以裁之”，加入了主语“吾”，显然属于前说，可简称其为“司马说”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又引此章以证鲁地儒学之盛，

收稿日期：2010-01-13

作者简介：马昕（1986-）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董洪利（1948-），北京大学中文系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经学文献、先秦诸子学、楚辞学。

自然认为这是孔子的赞美之词。

后世学者中，郑玄《论语注》、戴望《论语戴氏注》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均依“吾不知所以裁之”作解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所出之唐写本《论语郑氏注》此处正文作“吾不智（知）所裁之”^①，也有“吾”字。清人戴望《论语戴氏注》此处正文作“吾不知所以裁之”，注云：“言虽己亦不能加之裁制，美大之。”认为这是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赞美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则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解此章，亦持此论。

后说则源于西汉孔安国之见，可简称其为“孔说”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注云：

简，大也。孔子在陈，思归欲去，曰：“吾党之小子狂者进取于大道，妄穿凿以成文章，不知所以裁制，我当归以裁制之耳。”遂归也。

支持此说的有皇侃、邢昺和朱熹等人，何晏既然引用其说，肯定也是赞同的。

而笔者认为，两说相较，孔说更有说服力：《论语》本文不当有“吾”，此章也当为孔子对“吾党之小子”的训诫之词。理由有四：

1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引文与《儒林列传》相抵牾。

此章两见于《史记》，除《孔子世家》外，《儒林列传》引为：“故孔子在陈，曰：‘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此处引文与《孔子世家》几乎一致，惟独没有“吾”字。《史记》不同篇章引用《论语》中同一段话，却有如此歧异。这就使我们对《孔子世家》引文的可靠性产生一些怀疑。

^①王素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》，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45页。

2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引文与裴驷注相抵牾。

《孔子世家》引文下有裴驷注，《史记集解》引孔注疏解此句。而孔注又是按“不知所以裁之”来解释的，与其《史记》引文相抵牾。可能裴驷所看到的《史记》在这里并没有“吾”。

3、《史记》之前的定州简本《论语》没有“吾”字。

今核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汉代简本《论语》，此章作：“子在陈，曰：‘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[斐然]成章，不智……’^①也没有“吾”字。而定州简本写成于西汉初年，在司马迁之前。

4、郑玄注之义理实与孔说一致。

吐鲁番唐写本郑玄注本《论语》虽有“吾”字，但其注云：“狂者进趣而简略于时事，谓时陈仁（人）皆高谈虚论，言非而博，我不知所以裁制而止之。”郑玄其实也并不认为这是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赞美，不是孔子感叹自己的学识没有资格裁制这些年轻后学，而是一种夹杂着无奈的抱怨口吻，意思是连自己这样的人都不知如何去裁制这些人了。郑说和司马说还是有区别的，虽然都有“吾”字，但对本文的理解却与孔说一致。

如此一来，《孔子世家》的引文是靠不住的，郑玄的观点又与孔安国殊途同归。司马说所赖以支撑其立论的两条最重要的依据就已经不成立了。在这两派中，我们当以孔安国、何晏、皇侃、邢昺、朱熹等人的看法为佳。但笔者以为，即便是孔说，其实也并未能将本章之意旨理解得完全正确，笔者愿意在本文中提出第三种解释。

二、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章新解

司马说和孔说在最后一句的主语是孔子还是吾党小子上有争论，在这段话的态度是训诫还是赞美上也有争论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，他们都认为：“狂简”和“斐然成章”都是用来形容“吾党之小子”的，而且是因为“狂简”，所以才“斐然成章”。**无论历代学者如何解释这两个词，最后都将二者看作是“吾党之小子”的特点。而笔者以为，说“狂简”是“吾党之小子”的特点，这没有问题；但“斐然成章”则要另当别论，因为它并非紧承“狂简”而来，而是和下文“不知所以裁之”相连属。**我的理由包括以下三条：

（一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“狂简”和“斐然成章”体现了相反的特征，彼此矛盾。

1、狂简：

前人对“狂简”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情况：

其一，将简释为大，此为古书中之常训。但进而又引申为大道，将“狂简”释为“进取于大道”，为动宾结构。孔安国、皇侃、邢昺皆主此说。

其二，以“狂简”为并列结构，仍释“狂”为进取，即志向远大，却释“简”为略。比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“狂简，志大而略于事也。”戴望《论语戴氏注》：“狂者，进取于古，其志嚒嚒然。简者，识大有所不为。”

前者将“简”说成是大道，未免过于牵强，而将“狂简”释为“狂于大道”，于语法不合，亦有增字为训之嫌。因此，笔者更倾向于后者。

研究孔子思想，最可靠的材料就是《论语》。而在《论语》中，狂和简这两种品质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“不以礼节之”，是不得乎中道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项。

先说“狂”。

《子路》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孔子认为狂和狷是两种偏激的处事态度，一个过于进取，一个过于谦退，都不合于礼所要求的“中庸”精神。最好的做法自然是“得中行而与之”。如果无法做到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狂或狷。《先进》篇中的一章恰可做“狂狷”二字的注解：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！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有父兄在。’求也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闻斯行之！’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子路和冉有问孔子同样的问题：“闻斯行诸？”但孔子对子路说要听父兄的意见再行动，而对冉有说要马上行动。公西华不解，便问其故。孔子说是因为子路“兼人”，争强好胜，所以教导他在做事之前要多听听父兄的意见。而冉有为人谦退，其缺点就是临事不决，所以孔子教导他做事要果决，敢作敢为。子路就可以算是“狂”，冉有就可以算是“狷”。

孔子多次批评子路的“狂”，其原因就在于狂是一种失礼的表现。《先进》篇的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章也体现了狂、狷与礼之间的关系：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！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礼乐，以俟君

^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》，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4页。

子。”“赤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！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……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孔子让众弟子各言其志，子路说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嘲笑他，是因为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”。子路的话太过好强，说了半天治国之道，不是强兵，就是足食，其目的在于“摄乎大国之间”，都无关于礼乐教化，因此孔子认为他忽视了“礼”的作用，“其言不让”。从此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狂是一种失礼的行为了。

冉求说：“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孔子对这样一种谦逊的态度也并不赞同，因为冉求也只是在做一些“足民”的工作。至于礼乐教化，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做，所以才说“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”。他和子路一个谦退，一个进取，但都没把礼乐教化纳入到治国的轨道中来，这就都是失礼之举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人矣。”（《宪问》）

狂是一种失礼的行为，这又具体地表现为“不好学”。《阳货》篇云：

子曰：“由也，女闻‘六言六蔽’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居！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

后三句意旨相近，“直”、“勇”、“刚”三者大同小异。《泰伯》：“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”可与此相印证。可见，此处所说的“学”就是学礼。如果一个人好刚却不学礼，其弊端就是狂。

《泰伯》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怍怍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可见，孔子将“狂”和“直”看作是同一种品质。孔子认为“直”是一种优秀的品质。《为政》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。”《雍也》：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《季氏》：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《阳货》：“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但这却不是最好的品质，离君子的境界始终差了一点，比如《卫灵公》篇云：

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

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

无论“邦有道”还是“邦无道”，史鱼都是正直如矢，一味进取，这就是“直”；而应当像蘧伯玉那样，懂得何时应当进取，何时应当谦退。

再说“简”。

《雍也》篇中说：

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“可也，简。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

仲弓问孔子怎么看子桑伯子这个人。孔子说这人不错，就是过于简，也就是不重视外表的修饰。但仲弓认为只要内心恭敬，行事简略也是可以的。孔子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最后同意了仲弓的看法。这番对话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，孔子认为一味的简就容易失礼。

曾子曰：“狎甚则相简也，庄甚则不亲。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，庄足以成礼而已。”（《说苑·谈丛》）
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过于简是不能“成礼”的。

而“简”又类似于“质”、“易”和“野”这样的概念，与“文”相对。《说苑·辨物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可也简。’简者，易野也。易野者，无礼文也。……故曰文质修者，谓之君子；有质而无文，谓之易野。”

一味的简是不对的，对于个人修身来讲，应当做到文质兼美，内外兼修，也就是《礼记·中庸》所说的“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”；对于治国齐家来讲，也应当文之以礼，做到制度简易而又完备，正如《韩诗外传》卷五所说：“圣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，而节之以礼，必从其欲，而制之以义，义简而备，礼易而法，去情不远，故民之从命也速。”

程树德在《论语集释》按语中指出：“‘狂简’，《子路》篇作‘狂狷’，《孟子》作‘狂猥’。《说文》无‘狷’字，应作‘猥’。简、猥声相近，狂简即狂猥也。”他认为“简”通“猥”。诚然，二字在上古音中同属元部，读音相近。但笔者并不赞同此说。因为《孟子·尽心下》中，万章问孟子：

“孔子在陈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党之士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’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”这里引用孔子的话，用的是“狂简”一词。狂是进取，猥是谦退，意义相反。但万章却只说孔子思“狂士”，并未提及“猥士”。可见，“狂”和“简”意义相近，“简”不可能是“猥”。

综上所述，“狂”和“简”都是缺乏礼仪约束的处事态度。而与它相对的是“文”，也就是本章所谓的“斐然成章”。

2、斐然成章：

斐，《说文·文部》：“斐，分别文也。”本义是形容布帛纹理分明、光鲜亮丽，如《诗经·巷伯》：“斐兮斐兮，成是贝锦。”后用以形容人的修养，如《礼记·大学》引《诗经·淇奥》：“有斐君子。”

章，就是布匹上的纹理，又特指赤色和白色的花纹。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五章，奉为五色。”杜预注云：“赤与白谓之章。”又可以用来形容人的修养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裳裳者华》：“我覲之子，维其有章矣。”

因此，“斐然成章”是说布帛上的纹理光鲜亮丽。历代学者也基本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。他们的区别在于：若持司马说，认为孔子是在赞美吾党之小子，则“斐然成章”也是一种赞誉；若持孔说，认为是孔子的训诫，则“斐然成章”就成了孔安国所说的“妄作穿凿以成文章”。我们认为，“斐然成章”和“不知所以裁之”共同充当一个比喻，说详后文。“斐然成章”则用来比喻“文”这一品质，也就是注重用礼仪规范来修饰自己。

上文说“狂简”的表现是不好学。那么，如何用礼来修饰自己，使自己“斐然成章”呢？其实也就是一个“学”字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贡问曰：‘孔文子何以谓之“文”也？’子曰：‘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’”子贡问孔子，孔文子为什么以“文”为谥？孔子说是因为他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，正是由于不断地学习，才使得他成为一个善于用礼仪修饰自己的人。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：“学勤好问曰文。”亦即此意。关于学、文、礼三者的关系，可以参看以下几章：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（《雍也》）

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（《颜渊》）

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！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！”（《子罕》）

这几章都表明了达到“文”的途径是“博学”，再用学到的东西约束自己的言行，也就是“约之以礼”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：“狂简”是一种不懂得礼仪修饰的表现，也就是“质胜文则野”，其原因在于不好学；而做人则应当博学，用学到的礼仪规范匡正自身，以期达到“文”的境界，这样才能算是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可见，“狂简”与“斐然成章”体现了相反的特征，彼此矛盾，不能同时用来形容“吾党之小子”。

（二）《孟子》引用此章的情况可以说明“狂

简”和“斐然成章”当分属两句。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中，孟子曾与万章就《论语》中的这句话展开讨论：

万章问曰：“孔子在陈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党之士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’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”孟子曰：“孔子‘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；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’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”“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？”曰：“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矣。”“何以谓之狂也？”曰：“其志嘒嘒然，曰‘古之人，古之人’，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，是獯也。是又其次也。”

此处万章只说到“狂简”，“进取不忘其初”是对“狂简”的解释。如果万章认为“斐然成章”是紧承“狂简”而来的，那就会一并引述出来，而不会笼统地称之为“狂士”。在孟子的解释中也并没有提到“斐然成章”，可见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与“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”是相互独立的两句话。这样，万章只引用前面一句就比较正常了。

（三）“斐然成章”与“不知所以裁之”可以共同充当一个比喻。

既然“狂简”与“斐然成章”是相反的概念，又分属于相互独立的两句话，那么，“斐然成章”只能连属于下句“不知所以裁之”。

前人基本都能将“斐然成章”解释为“文貌”。但根据上文的分析，“斐然成章”其实就是说布帛纹理鲜明。但前人多将其抽象意义提取出来，解释为“礼文”。我们认为，这里其实就是个比喻而已，并不抽象，也并不复杂，只不过是裁制布帛之事比喻成德成才罢了。

前人基本都将“裁”训为“节”或“制”，相当于“约之以礼”的意思，是一种抽象的行为。其实，这样解释未免迂曲。试想，孔子为何不直接说“不知所以节之”呢？就像《学而》篇中有子所说的“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一样。其实，这里就是在说裁衣的事。

这一点明确之后，我们再重新审视此章，梳理其脉络，便可作出如下解释，也就是我们给出的新解：孔子是在说，“吾党之小子”志向远大，却过于进取，疏于礼仪。没有礼的约束，他们就不知道拿什么来匡正自身，成德成才。这就好像一匹纹理鲜明的布料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却不知拿什么去裁制它，把它变成一件衣服一样。

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、“斐然成章”和“不知所以裁之”这三句话，前人基本都将前两句摆在一起，认为都是在说“吾党之小子”的特点，而又集中地去探讨第三句的主语到底是谁。而笔者以为，

后两句可以组成一个比喻，应当放在一起。由于前大多数人都把这两句话看得太抽象了，所以才没有发现这其实就是个比喻而已。

那么，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呢？其背景又是怎样的呢？

三、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章背景管窥

《论语》中对于此章背景的描述只有三个字：

“子在陈。”“吾党”之“党”近于乡党。孔子在陈言“吾党”，故前人多释为鲁国。《子路》：“叶公语孔子曰：‘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’孔子曰：‘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’”叶公是楚国叶人，孔子跟他说“吾党”，应该也是说鲁国。

关于其具体背景，前人多认为是孔子在陈既久，思欲返鲁，裁制小子，故兴此叹。孔安国注云：“孔子在陈，思归欲去，故曰吾党之小子狂简者，进取于大道，妄作穿凿以成文章，不知所以裁制，我当归以裁之耳。”皇侃、邢昺、朱熹皆从其说。

然而此说只是从“子在陈”和“归与”这样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出来的，而且只能体现出孔子周游列国不受重用的无奈心情，与“狂简”这一具体内容并无关联。说他“思归欲去”，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去陈归鲁，因为他离开陈国之后去的是卫国，距他晚年返鲁尚有数年之差。

至少从《论语》的记载来看，孔子并没有因为这一句感叹而离开陈国，因为这不合乎《论语》体例。笔者发现，《论语》中一旦涉及孔子转徙他处之事，一定会明确写出来的。

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（《微子》）

齐景公待孔子，曰：“若季氏则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（《微子》）

卫灵公问阵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（《卫灵公》）

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。后来孔子在齐国不得重用，齐景公以年老相推脱，于是孔子离开齐国。孔子在卫国时，卫灵公问阵于孔子，又使孔子离开卫国。这三处都明确说“孔子行”或“遂行”。而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章则没有。因此，说此章的背景是孔子离开陈国，这是说不通的。

关于其背景的另一说法，则源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

孔子居陈三岁，会晋楚争强，更伐陈，及吴侵陈，陈常被寇。孔子曰：“归与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”於是孔子去陈。……桓子卒，康子代立。已葬，欲召仲尼。

公之鱼曰：“昔吾先君用之不终，终为诸侯笑。今又用之，不能终，是再为诸侯笑。”康子曰：“则谁召而可？”曰：“必召冉求。”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将行，孔子曰：“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曰：“归乎归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子赣知孔子思归，送冉求，因诫曰“即用，以孔子为招”云。

这里将《论语》中的话和《孟子》引《论语》的话放在两处，又说孔子两在陈，均殊无道理，前人早已有所批判，本文不赘。公元前492年，季桓子去世，季康子即位，遂任用冉求做季氏宰，当时孔子正在陈国。季康子召冉求之前，曾征求过孔子的意见，《雍也》篇云：

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最后，季康子在子路、子贡和冉求之间选择了冉求。其临行赴任之时，孔子便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综合考虑以上这些记载与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这一章所透露出来的某些细节，我们可以为这一章的背景找寻一个更合理的解释。

（一）“吾党之小子”云云，到底是在说谁？

前人有两种看法：一说以为泛指鲁国后生末学之士，如皇侃：“小子者，乡党中后生末学之人也。”邢昺：“吾乡党之中末学之小子等。”另一说以为指在鲁之孔门弟子，如朱熹：“吾党小子，指门人之在鲁者。”笔者赞同朱说，因为古书中大量例证可以说明：“小子”主要用来指门人弟子。相关用例引述如下：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！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子曰：“小子！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、应

对、进退，则可矣。抑末也，本之则无。如之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孺子歌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孔子曰：“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

仲尼闻之，曰：“小子识之！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。”（《晏子春秋·问下》）

孔子曰：“固哉，由也！《诗》不云乎？‘有美一人，清风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’今程子，天下之贤士也。于斯不赠，则终身弗得见也。小子行之！”（《子华子·孔子赠》）

颜渊东之齐，孔子有忧色。子贡下席而问曰：“小子敢问，回东之齐，夫子有忧色，何邪？”（《庄子·至乐》）

弟子曰：“……”庚桑子曰：“小子来……”（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）

宰我闻之，以告仲尼，仲尼曰：“汝弗知乎？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。……小子识之！”（《列子·黄帝》）

孔子游于景山之上，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从。孔子曰：“君子登高必赋。小子愿者，何言其愿，丘将启汝。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七）

宰我曰：“昔者，予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小子无有宿问。’”（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）

以上数条，凡称“小子”之处，皆是老师对弟子的称呼或弟子与老师交谈时的自称。

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及高皇帝诛项籍，举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之遗化，好礼乐之国哉？故孔子在陈，曰‘归与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司马迁在这里引用此章，意在证明“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”。可见，司马迁也认为这里的“小子”并非泛指后进末学之士，而是专指孔门弟子。

（二）冉求赴任，孔子单单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
笔者以为，其中别有深意。孔子是希望冉求能够借任季氏宰的机会，用礼去引导在鲁之弟子的狂简习性，因为冉求本人正是一个温良谦退之人，具有很好的垂范作用。关于冉求的谦退品质，上文所引之“闻斯行诸”章和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章已可观其大概，另《雍也》篇云：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
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。”

冉求为人优柔寡断，遇事犹豫不决，所以孔子才会鼓励他“闻斯行之”；孔子弟子各言其志，他不敢以贤者自居，便自称“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”；在这一章里，他又自愧不能践行夫子之道，结果就被

夫子斥为“中道而废”。以此诸事，足见冉求崇尚谦退的品格。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，盲目进取，不顾礼仪，恰恰就需要冉求这样的人来约束“吾党之小子”。

孔子认为“狂简”的根源是“不好学”，而冉求恰恰是一个热爱学习，崇尚学习的人。《大戴礼记·卫将军文子》中说冉求是：

恭老恤孤，不忘宾旅，好学省物而不^①慙，是冉求之行也。孔子因而语之曰：“好学则智，恤孤则惠，恭老则近礼，克笃恭以天下，其称之也，宜为国老。”

冉求还曾向鲁哀公陈说过学习的重要性，见于《韩诗外传》卷八：

鲁哀公问冉有曰：“凡人之质而已，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？”冉有对曰：“臣闻之，虽有良玉，不刻镂则不成器；虽有美质，不学则不成君子。”

让这样一个温良谦退、好学善思之人代替自己去熏陶那些在鲁之弟子，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令孔子没有想到的是，后来冉求却为虎作伥，帮助季氏聚敛财富，以至于孔子对众弟子说冉求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！”（《先进》）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

季康子问孔子曰：“厓求仁乎？”曰：“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求也可使治其赋。仁则吾不知也。”复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如求。”

季康子能够向孔子请教，那一定是孔子返鲁之后的事。他同时问到了冉有和子路，那就当是二人同为季氏宰之时。从这番对话中，我们能够看出孔子对冉求之聚敛已经深恶痛绝了。看来，冉求并没有像孔子所期望的那样。

通过上文对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章的分析，我们不仅对其意旨做出了全新的解读，而且还对冉求任季氏宰的背景多了一些认识。此章意旨深远，若不经这番分析，很多字里行间的滋味就会这样轻易错过。这一章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品评，而是在其中蕴含了孔子对冉求的殷切寄托。他曾经苦口婆心地期望冉求能够遵行自己的志愿，为在鲁之弟子做出表率，但最终事与愿违。连好学知礼如冉求者亦且沉沦于乱世之风，为僭臣贼子聚敛积蓄，而浑忘复兴王道之重任，更何况于他人呢？恐怕孔子在批评冉求的时候，想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弟子的沉沦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倾覆吧。千载之下，每思及此，不禁令人唏嘘不已。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①“不”当为衍文，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作：“恭老恤幼，不忘宾旅，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。”说见清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12引王念孙语。